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讀 通 鑑 論

(二)

王 夫 之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論 鑑 通 讀

(二)

撰之夫王

萬有文庫

第百七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讀通鑑論卷四

明帝

明帝卽位之元年。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。上食奏樂。郡國計吏。以次占其穀價。及民族苦。遂爲定制。迨後靈帝時。蔡邕從駕上陵。見其威儀。察其本意。歎明帝至孝。惻隱之不易奪。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。邕於是乎知通矣。夫云古不墓祭。所謂古者。自周而言之。蓋殷禮也。孔子於防墓之崩。泫然流涕曰。古不修墓。其云古者。亦殷禮也。孔子般人也。而用殷禮。示不忘故也。然而泫然流涕。則聖人之情亦見矣。殷道尙鬼。貴神而賤形。禮魂而藏魄。故求神以聲。坐尸以獻。是亦一道也。而其弊也。流於墨氏之薄葬。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。過墓而生哀。豈非夫人不自己之情哉。且夫謂神旣離形。而形非神。墓可無求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。夫旣無不之矣。則亦何獨墓之。非其所之也。朝踐於堂。事尸於室。祝祭於祊。於彼乎。於此乎。孝子之求親也。無定在。則墓亦何非其所在。始死之設重也。瓦缶也。旣虞而作主也。桑栗也。土木之與人異類。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。以爲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。豈繫形之所藏。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。墓者。委形之藏也。孫者。委形之化也。以爲非其靈爽之故。則皆非故矣。以爲形之所委。則皆其體之遺矣。事尸之禮。以孫爲形之遺。而事之如生。乃於其形之藏。而棄之於朽壤乎。夫物各依於其類。不得其真。則以類求之。形之與神魂之與魄。相依不舍。以沒世。則神如有依。不違此也。審矣。孝者。生於人子之心者也。神

之來格者。思之所成也。過墓而有哀愴之情。孝生於心。而神卽於此成焉。且也是形也。爲人子者。寒而溫之。暑而清之。疾痛痾癢而抑搔之。事之生平。一旦而朽壤置之。曰有尊形者在焉。然其情愬其道過高而亡實。莊也。墨也。皆嘗以此爲教。而賊人惻隱之良。雖爲殷道。自匪殷人。何爲效之哉。子曰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損益於禮之中。而不傷仁義。百世之後。王者有作。前聖不得而限之矣。故曰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執古禮以求合。抑情以就之。易之屬也。情有所不忍。雖古所未有而必伸。戚之屬也。守章句以師古者。又何譏焉。

明帝永平三年。以左馮翊郭丹爲司徒郡守。入爲三公。循西漢之制也。而尤不待內遷。而速拔之以升。其後邢穆鮑昱。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。其重吏事也甚矣。是道也。以獎郡守。使勸進於治理。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。則得也。若以善三公之選。則有不貴於此者。何也。道者。事之綱也。天下者。郡之積也。郡卽事而治之。目與綱並舉。而可不有遺。卽道而統之。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。此郡守三公詳簡之殊也。以郡守纖悉心必察之能。贊君道而攝大綱。則瑣細而虧其大者多矣。五方之政。剛柔之性。異於天。饒瘠之產。異於地。一郡之利病。施於百里以外。則利其病而病其利。郡守之得民也。去其郡之病。以興其利。而民心悅矣。遂以概之於天下。是強山國以舟。澤國以車。徒爲病而或足以斃也。然則郡守果賢。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。況乎名之所自成。實之所自損。黃霸之賢。且以鵬雀之欺。爲鼎足羞。況不能如霸者。而遽以宗社託之乎。是則旦郡守而夕三公。廟堂無廣大從容之化。其弊也。飾文崇法。以傷和平正直之福。非細故也。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之治道。未可爲後世擇相法也。

宋均去檻穽。而九江之虎患息。其故易知也。人與虎爭。而人固不勝矣。檻穽者。人所與虎爭之具也。有所恃而輕與虎遇。蹈危而不覺。虎與人兩斃之術也。均之令曰。江淮之有猛獸。猶北土之有雞豚。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。常存一多虎於心目。而無恃以不恐。則自遠其害。推此道也。以治民之姦可矣。故其論治。謂文法廉吏。不足以止姦。亦以雞豚視姦。而詘姦者。與天下息機。而天下之機息也。文法之吏。恃文法以與姦競。而固不勝。廉吏恃廉。以弗懼於姦。而姦巧以傷之。惟其有恃也。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。挈大綱。略細法。訟魁猾胥。不得至於公廷矣。奚以病吾民哉。均之所挾持者宏遠矣。劉先主諸葛武侯。尙申韓而蜀終不競。包拯海瑞之惻疾。尤其不足論者已。

楚王英始事浮屠。而以反自殺。笮融課民盛飾。以事浮屠。而以刦掠死於鋒刃。梁武帝捨身事浮屠。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。邪說暗移人心。召禍至烈如此哉。浮屠之教。以慈愍爲用。以寂靜爲體。以貪嗔癡爲大戒。而笮融梁武。好動嗜殺。含怒不息。迷乎成敗。以召禍。若與其教相反。而禍發不爽。何也。夫人之心。不移於迹。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。情量一移。反而激之。制於此者。大潰於彼。潰而不可復收矣。浮屠之說。窮大失居。謂可旋天轉地。而在其意量之中。則惟意所規。無不可以得志。習其術者。侈其心。而無名義之可守。且其爲教也。名爲慈。而實忍也。髮膚可忍也。妻子可忍也。君父可忍也。情所不容已。而急絕之。則憤然一決。而無所恤矣。又其爲說也。禁人之欲。而無所擇。於是謂一飲一食。一衣一宿。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。至於窮極無厭。毒流天下。而其爲貪染。亦與寸絲粒米之貪。同其罪報。而無差別。則既不能不衣食。以爲物累。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。而不可爲乎。迫持之。則舉手揚目。而皆桎梏。寬假之。則成毀一同。而理事皆可。

無礙。心亡罪滅。而大惡冰釋。暴逆凶悖。無非夢幻泡影。一悟而悉歸於空。故學其學者。未有不駭戾以快於一逞者也。桎梏一脫。任翱翔於劍鋒虎吻。以自如。一眞法界。放屠刀。出淫坊。而卽獲法身。操之極而繼以縱。必然之勢也。英何憚而不反。融何恤而不掠。衍何忌而不納。叛怒鄰。以驅民於鋒刃哉。趙閱道張子韶。陸子靜之不終於惡。幸也。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。則已禍人家國矣。

讓國之義。伯夷泰伯爲昭矣。子臧季札。循是以爲節。而漢人多效之。丁鴻逃爵。鮑駿責之曰。春秋之義。不以家事廢王事。允矣。而猶未盡也。漢之列侯。非商周之諸侯也。古之諸侯。有其國。君其民。制其治。蓋與天子迭爲進退者也。君道也。漢之列侯。食租衣稅。而無宗社人民之守。臣道也。君制義。臣從義。從天下之義。非已所得制也。古之諸侯。受之始祖。天子易位而國自如。漢之列侯。受之天子。天子失天下。則不得復有其封。國非已所得私也。何敢以天子之爵祿。唯己意而讓之也。且君子之讓國。非徒讓其祿也。叔齊之賢。王季文王之德。故伯夷泰伯。以保國康民興王。制治之道。德勳名讓之。若祿則己所不屑。而可以非分之得。汚弟爲愛弟乎。鴻弟盛而賢也。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。如其不能。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。祿食者。簞食豆羹之類也。讓者小而受者媿。商周之義。惡可效之後世乎。讀古人書。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。鮮不失矣。子曰。以與爾鄰里鄉黨乎。受列侯之封。分祿以與弟。斯得矣。侯豈鴻所得讓者哉。

史有溢詞。流俗羨焉。君子之所不取。紀明帝之世。百姓殷富。曰粟斛三十錢。使果然也。謀國者失其道。而民且有餒死之憂矣。一夫之耕。中歲之獲。得五十斛止矣。古之斛也終歲勤勞。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。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。婦子食於此。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。鹽酪耕具取於此。固不足以自活。民猶肯

竭力以耕乎。所謂米斛三十錢者。盡天下而皆然乎。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詭傳之也。使盡天下而皆然。尙當平糴收之。以實邊徼。以禦水旱。而不聽民之狼戾。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。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。當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。詎使粟死金生。成兩匱之苦乎。故善爲國者。粟常使不多餘於民。以啓其輕粟之心。而使農日賤。農日賤。則遊民商賈日驕。故曰粟貴傷末。粟賤傷農。傷末之與傷農。得失何擇焉。太賤之後。必有餓殍。明帝之世。不聞民有餒死之害。是以知史之爲溢詞也。雖然。亦必有郡國若此者矣。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。

廣陵王荆。楚王英。淮陽王延。以逆謀或誅或削。夫三王者。誠狂悖矣。乃觀北海王睦。遣中大夫入覲。大夫欲稱其賢。而嘆曰。子危我哉。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。是娛是好。乃爲相愛。則明帝之疑忌殘忍。夫亦有致之也。且三王者。未有如潁興居之弄兵狂逞也。綏之無德。教之無道。愚昧無以自安。而姦人乘之以告訐。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。非附會而增益之哉。楚獄興而虞延以死。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。意至深厚也。而不保其生。寒朗曰。公卿口雖不言。而仰屋竊歎。則臣民之爲寒心者多矣。作圖讖。事淫祀。豈不必教而可極。無將之辟以加之。則諸王之寢棘履冰。如睦所云者。善不敢爲。而天性之恩。幾於絕矣。西京之亡。非諸劉亡之也。漢之復興。諸劉興之也。乃獨於兄弟之間。致其猜毒。而不相舍。聞睦之言。亦可爲之流涕矣。身沒而外戚復張。有以也夫。

班超之於西域。戲焉耳矣。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。取其君。欲殺則殺。欲禽則禽。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。蓋此諸國者。地狹而兵弱。主愚而民散。不必智且勇。而制之有餘也。萬里之外。孱弱之夷。苟且自王。

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。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。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。而欺弱凌寡。撓亂其喙。息以詭奇功。超不復有人之心。而今古豔稱之。不益動妄人以爲妄乎。發穴而攻螻蛄。入沼而捕鰕鯁。曰。智之奇勇之神也。有識者笑之久矣。光武閉玉門。絕西域。班固贊其盛德。超固之弟也。嘗讀固之遺文。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。述竇憲殷勤之意。而羨其遠略。則超與固。非意見而不相謀也。其立言如彼。其兄弟相獎。誣上徼幸。以取功名也如此。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。亦至此乎。班氏之傾危。自叔皮而已然。流及婦人而辯有餘。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。

章帝

陳湯幸郅支之捷。傳介子徼樓蘭之功。漢廷議者欲絀而勿錄可矣。介子湯無所受命。私行以徼幸。旣已遂其所圖。而又獎之。則妄徼生事之風長。而邊釁日開。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。則無謂矣。恭之屯車師也。竇憲奏遣之。明帝命之。金蒲城者。漢所授恭使守者也。車師叛。匈奴驕。圍之經年。誘以重利。脅以必死。而恭不降。車師之屯。其當與否。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。恭所守者。先帝之命。所持者。漢廷之節。死而不易其心。斯不亦忠臣之操乎。車師可勿屯。而恭必不可棄。明矣。倫獨非人臣子與。而視忠於君者。如芒刺之欲去。體何也。鮑昱之議是已。然猶未及於先帝之命也。山陵無宿草。忿疾而委其銜。命之臣於原野。怨懟君父。以寄其惡。怒於孤臣。倫之心。路人知之矣。倫之操行。矯異。無孝友和順之天良。自其薄待從兄。以立名而已然。是詎足爲天子之大臣乎。

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。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。剛柔質文皆道之用也。相資以相成。而相勝以相節。則極重而必改。相制而抑以相生。消息之用存乎其間。非卽有安危存亡之大。則俟之三年。而非濡滯。於是而孝子之心遂。國事亦不以相激。而又墮於偏。明帝之明察。誠有過者。而天下初定。民不知法。則其嚴也。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。章帝初立。鮑昱陳寵急矯先君之過。第五倫起而持之。視明帝若胡亥之慘。而已爲漢高。章帝聽而速改焉。將不得復爲人子矣。人君當嗣位之初。其聽言也。尤不容不慎也。臣下各懷其志。於先君之世。而或不得逞。先君沒。憤懣以求伸。遂若魚之脫於鉤。而唯其洋洋以自得。斯情也。名爲謀國。而實挾怨懟君父之心。幸其死以鳴豫者也。爲人子者。奈何其殉之。且君而尙寬弛與。則人臣未有不悅矣。君而尙嚴察與。則人臣未有不怨矣。故察吏治。精考覈。修刑典。皆臣下之所大不利者焉。幸先君之沒。屬望於新君。解散法紀。以遂其優遊。嘖有煩言。無所顧忌。立心若此。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譽。過聽之病。成乎忘親。而可不慎哉。明帝之過於明察也。非法外而加虔。劉如胡亥之爲也。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。其法是其情。則過其情。過其法。固是也。卽令大獄之興。罹於囚隸者。有迫待矜釋者焉。章帝自得以意爲節。宜姑卽事而貸之。漸使向寬。以待他日。則先帝之失不章。嗣君之孝不損。非臣民之禁忌樂育。亦從容調燮。以適於中。無或驟釋其銜勒。以趨於痿痺。姦宄探朝廷之意旨。以罔戒於吞舟。今陳寵之言曰。蕩滌煩苛之法。帝之詔曰。進柔良。理冤獄。皆惟亟反明帝以表異。君若臣相勸於縱弛。一激一反。國事幾何而不亂哉。故剛柔文質。道原並建。而大中卽寓其間。因其剛而柔存焉。因其文而質立焉。有道者之所尙也。懷忿懟而遽更張之。如攻仇讎。如救暴亂。大快於一時。求逞而不忘其弊也。又相反。而流以爲天下蠹。爲此說。

者。佞人也。明主之所放流者也。此道不明。唐宋以降。爲君子者。矯先君之枉。以爲忠孝。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。法紀亂。朋黨興。國因以敝。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。聖人以示子道也。而君道亦莫過焉。

稱母后之賢。至明德馬后。而古今無異詞。讀其詔。若將使人涕下者。后蓋好名而巧於言者也。建初二年大旱。言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。姦人邪說。言之而罔所愧忌。亦至此哉。夫人不從上之言。而窺上之心。以爲從久矣。言者之無愧忌。有致之者也。章帝屢欲封諸舅。后屢卻之。受封已定。復有萬年長恨之語。人皆以謂封諸馬者。章帝強爲之。非后意也。乃后沒未幾。奏馬防兄弟奢侈踰僭。悉免就國。且有死於考原掠者。同此有司。而與大旱請封之奏。邈不相蒙也。姦人反覆以窺上意。則昔之請封。爲后之所欲。後之劾治。爲章帝之所積憤。而欲逞明矣。是以知帝強封諸舅。陽違后旨。而實不獲已。以徇母之私也。車騎之盛。丁寧戒責。而操國之兵柄。討羌以爲封侯地。第五倫爭之而不克。兵柄在握。大功旣建。復飾恭儉以要譽。此王莽之故智。后所屬望於諸馬者。將是在是乎。東京外戚之害。遂終漢世。而國繇以亡。自馬氏始。后爲之也。故言不足以徵心。譽不足以考實。馬后好名而名成。工於言而言傳。允矣其爲哲婦矣。哲婦之尤。當時不覺。後世且不知焉。以欺世而有餘。可不畏哉。

論守令之賢。曰清慎勤三者修。而守令之道盡矣乎。夫三者。報政以優。令名以立。求守令之賢。未有能置焉者也。雖然。持之以爲標準。而矜之以爲風裁。則民之傷者多。而俗以詭。國亦以不康。矜其清。則待物也必刻。矜其慎。則察物也必細。矜其勤。則求物也必煩。君子之清。清以和。君子之慎。慎以簡。君子之勤。勤以敬其事。而無位外之圖。於己不浼。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。於令不妄。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。於

心不逸。非頓倒雞鳴之衣裳。以使人從我而不息也。君子修此三者。以宜民而善俗。用宰天下可矣。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。而譽望減焉。名實之相詭久矣。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。務爲嚴苦。吏民愁怨。議者反以爲能。謂此也。使豫與協不銜其曲。廉小謹勤勞之迹。豈有予之以能名者。欲矯行以立官坊。而不學則三者之蔽。民愁而俗詭。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。弦歌興而允爲民父母。豈僅恃三者哉。

納諫之道亦不易矣。君無爵以勸之。則言者不進。以爵賞勸之。言者抑不擇而進。故納諫難也。抑有道於此。士之有見於道。而思以匡君者。非以言讎爵賞也。期於行而已矣。故明君行士之言。卽所以報士。而爵賞不與焉。子曰。君子不以言舉人。此之謂與。且夫進言者。繩君之愆而匡之。則言雖未工。而知其爲忠直之士。心識其人。而以爵賞繼其後。其失焉者鮮矣。若夫所言者。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之。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。其言允洵可行矣。而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。此而以爵賞酬焉。則佞人雜進。而奚保其終哉。抑其言是矣。其人非不肖矣。因其言之不諱。而置之左右。使旦夕納誨焉。上旣惟言是取。人且引言爲己任。而欲終其敢言之名。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已。而毛舉庶務之廢興。以爲言資。將有事止於此。而言且引之。以無窮。非姦而斥之姦。非賢而獎之賢。事不可廢而欲已之。事不可興而欲行之。荒唐苛細之論。皆以塞言之責。而國是亂。故言者可使言也。未可使盡言也。可使盡言也。不可使引伸爲無已之言也。斟酌之權在乎主心。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給。爵賞之酬。其可輕乎哉。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。補外吏而試其爲。非無以酬之。而不引之以無涯之辯。官守在。而賢不肖抑可徵焉。庶幾得之。

與賢者在於得人。與子者定於立嫡。立嫡者。家天下一定之法也。雖然。嫡子不必賢。則無以君天下而保

其宗社故必有豫教之道。以維持而不卽於咎。太甲顛覆典刑。而終遷仁義。以伊尹也。乃夫人氣質之不齊。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。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。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。卒以亡國。則知適子之不可教。而易之以安宗社。亦詎不可。古人之何弗慮。而守一成之例。以不通其變乎。君子所垂法。以與萬世同守者。大經而已。天下雖危。宗社雖亡。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。何也。擇子之說行。則後世暱寵嬖而易元良。爲亡國敗家之本。皆託之以濟其私。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。啓無窮之亂萌。道盡而固可無憂也。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疆。羣臣莫敢爭者。幸而明帝之賢。得以揜光武之過。而法之不臧。禍發於異世。故章帝廢慶立肇。而羣臣亦無敢爭焉。嗚呼。肇之賢不肖。且勿論也。章帝崩。肇甫十歲。而嗣大位。欲不倒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。終漢之世。沖質蠡吾解瀆。皆以童昏嗣立。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。以惟其所爲。而東漢無一日之治。此其禍。章帝始之。而實光武貽之也。故立適與豫教並行。而君父之道盡。過此以往。天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而又奚容億計哉。

不測之恩威。無常經。謀略之士所務也。謂足以震人於非所期。而莫敢不服。雖然。豈足恃哉。張紆守隴西。羌人反。其酋號吾首亂入寇。追而生得之。紆釋之遣歸。已而迷吾寇金城塞。紆與戰敗之。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納降。紆以毒酒殺之。戰而獲。則釋之。降而來。則殺之。紆以是爲不測之恩威也。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。幾百年而後定。一生一殺。不可測者如是也。彼將何據以爲順逆之從哉。戰而禽。禽而釋。何憚乎不戰。勝可以逞。敗猶可以生也。降而來。來而殺。何利乎降。降而必死。不如戰而得生。其不決計相尋於死鬪者鮮矣。故恩威者。必有準者也。在己可白。而在物可信也。感其恩者不渝。畏其威者不可犯。乃以服天

下而莫敢不服。尙勿輕言不測哉。

西漢之衰自元帝始。未盡然也。東漢之衰自章帝始。人莫之察也。元帝之失以柔。而章帝滋甚。王氏之禍。非元帝啓之。帝崩而王氏始張。竇憲之橫。章帝實使之然矣。第五倫言之而不聽。貴主訟之。怒形於言。不須臾而解。周紆忤竇篤而送詔獄。鄭宏以死諫。知其忠。問其疾而終不能用。若此者。與元帝之處。蕭張弘石者無以異。而元帝之柔。柔以己也。章帝之柔。柔以宮闈外戚也。章帝滋甚矣。託仁厚而溺於牀第。終漢之世。顛越於婦家。以進姦雄而隕大命。帝惡能辭其咎哉。曹子桓曰。明帝察察。章帝長者。爲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。脂韋嚅呪以解乾綱。惡在其爲長者哉。范煜稱帝之承馬后也。盡心孝道。乃合初終以觀之。帝亦惡能孝邪。馬后崩未幾。而馬氏被譴。有考擊以死者矣。是其始之欲封諸舅。后辭而不得也。非厚舅氏也。而柔於馬后之前。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。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。非忘母恩也。竇氏欲奪其權。而柔於哲婦之間。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。於母氏柔也。於諸父昆弟柔也。於牀闥柔也。於戚里柔也。於臣民柔也。於罪罟柔也。雖於忠直之士柔也。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讒者也。柄下移。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。和安二帝。無成帝之淫昏。而漢終不振。章帝之失。豈在元帝下哉。

明帝車駕屢出。歷堯并冀豫徐荆之域。章帝踵之。天下不聞以病告。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。供億有禁。窺探有禁。踐蹂有禁。能禁者乘輿也。不能盡禁者從官也。不可必禁者軍旅也。臺隸也。天下惡能不病也。天子時出巡游。則吏畏覺察而飾治。治可舉矣。乃使果有循吏於此。舉大綱而緩細目。從容以綦乎治。而廢者未能卒興。且無以酬天子之省視。於是巧宦以逃責者。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。以徒擾吏民。天下惡

能不病也。光武之明以立法，二帝之賢以繼治，豈繫不念此而樂爲馳驅以病民者何也？光武承亂而興，天下盜賊蠭起，已亦繇之以成大業，故重有疑焉。冀以躬親閱歷，補罅整紛，而銷姦桀之心，以是爲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。乃國用耗於芻糧，小民狎其舉動，羌禍一起，軍興不給，張伯路一呼於草澤，數年而不解，蔓延相踵，垂及黃巾之起，而漢遂亡。盜賊橫行以喪天下，前此未有，而自漢始之。然則厚疑天下而恃目擊足履以釋憂，徒爲召憂之媒，亦何益乎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，歲不給於道途，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。周制十有三年王乃時巡，歷三傳而昭王以死，四傳而穆王以荒，封建之世，天子之治，止千里之畿，則有暇以及遠，五服之君，各專刑賞之柄，則遙制而不能，然且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害，況以一人統天下而耳目易窮，自非廓然大公，推誠以聽監司郡縣之治，未有能消天下之險阻者也。又況樂酒從禽，遊觀無度，如順桓二帝之資以爲口實哉。

和帝

議者曰：夷狄相攻，中國之利，誰爲此言者？以貽禍於無窮矣。鄧訓力破浮議，保護諸胡，免於羌難，羣胡悅從，訓乃專力以攻迷唐，而迷唐遠竄，智矣哉。楚莊吞舒蓼，而後滅陳破鄭，敗晉於邲，夫差棲越於會稽，而後大敗齊師，脅晉於黃池，冒頓破東胡，而後困高帝於平城，苻堅吞慕容，捲河西，而後大舉以寇晉，蒙古滅金，滅夏，西收欽察，畏吾兒，南收六詔，而後舉襄樊以亡宋，夷狄之起也，恆先并其醜類，而後及於中國，中國偷庸之士，猶且曰夷狄相攻，吾利也。地益廣，人益衆，合衆小而成一大，猶疥癬之毒，聚爲一癰也。屢

勝之氣益壯。習於攻擊之術益熟。得利而其願益奢。我且斡餉自得。以爲虎鬪於穴。而不暇及於牧廢也。禍一發而不可收矣。善制夷者。力足以相及。則撫其弱。抑其彊。以恩樹援。以威制暴。計之上也。力不足以相及。聞其相攻也。而憂之。修城堡。繕甲兵。積芻糧。任將訓卒。以防其突出。策之次也。聽其踣齧。以增其彊。幸不我及。以緩旦夕之禍。坐斃之術也。其尤烈者。激之獎之。助之以收兼弱拾殘之餘利。不知戎心之熟視我吭而思挽之也。悲夫。庸人一言而誤千古。有如是夫。

南單于降漢。光武置之西河塞內。迨和帝之世。竇憲出塞五千里。大破北匈奴。北單于逃亡。其餘種於除韃請立。袁安任隗。欲乘朔漠之定。令南單于反北庭。驅逐於除韃。而安其故廬。此萬世之長策也。於除韃不得立。而漢亡一敵。送南匈奴反北庭。統一匈奴。而南單于抑且以爲恩。乃若陽以施大德於南虜。而陰以除中國腹心之蠱。戎心不啓。戎氣不驕。夷風不淫於諸夏。判然內外之防。無改於頭曼以前之舊。劉淵石勒之禍。惡從而起哉。夷狄闌居塞內。狎玩中國。而窺間乘弱。以恣寇攘。必矣。其寇攘也。抑必資中國之姦宄。以爲羽翼。而後足以逞。使與民雜居。而禍烈矣。尤不但此也。民之易動於獷悍。恣淫。苟簡喙息而畏禮法之檢束。亦大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。古之聖王憂之切。故正其氏族。別其婚姻。域其鄙鄙。制其風俗。維持之。使若其性。而民之愚也。未能安於嚮化而利行之也。廉恥存。風俗正。雖有不利。而固不忍於禽行。以不容於鄉黨。夷狄入而雜處焉。必且與之相市易矣。必將與之相交遊矣。浸乃與之結婚姻矣。其衣其食。其寢處。其男女。蓋有與愚不肖之民。甘醉飽。便馳逐。而相得者矣。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。民之踣齧棄捐。與禽獸伍。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。固若此也。則且詫爲新奇。大利於人情。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爲贅。

疵然而彊力不若也。安忍僇利不若也。則君之宗之樂奉而率從之。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。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。女奚之釀也。必擇其醖醕而去之。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。慈父之教也。必禁其淫朋而絕之。惡其引樸子而胥淫也。禍莫重於相引。而相害者爲輕。害知禦引不知避也。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。其言曰。光羽招懷南單于。非謂可永安內地。正以權計之算。扞禦北狄。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。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。

孝和之世。袁安任隗丁鴻爲三公。何敞韓稜爲尙書。皆智勇深沈。可與安國家者也。竇憲之黨謀危社稷。帝陰知而欲除之。莫能接大臣與謀。不得已而委之鄭衆。宦寺之亡漢自此始。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。微鄭衆。帝其危矣。揆所自始。其開自光武乎。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。大臣不相親也。授尙書以政而卑其秩。近臣不自固也。故竇憲緣之。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。而惟與閹宦居。非憲能創鋼蔽之法。以鉗天子與大臣也。其家法有舊矣。三公堅持匈奴之議。而不能違憲之討虜。權輕則固莫能主也。尙書邳壽抗竇憲而自殺。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。西漢之亡也。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。而宗社移矣。光武弗知懲焉。厚其疑於非所疑者。使沖人孤立於上。而權臣制之。不委心膂於刑人。將誰委乎。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。疑之滅德甚矣哉。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。非僅爲己計也。英敏有餘。攬大政於一心。而濟之以勤。可獨任矣。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已。而遂厚致其疑。然其疑君子也。必不信小人。君子且疑。而小人愈懼。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。公輔無權。中主不勝其勞。而代言之臣重。代言之臣秩卑。不得與坐論。而親展坐。則秉筆之宦。寺持權。禍亂之興。莫挽其流矣。天下皆可疑。胡獨不疑吾子。